

書叢山中

錄附

中華民國十五年五月出版
中華民國十五年七月再版

中山叢書

精裝二冊定價大洋四元五角

平裝四冊定價大洋三元五角

外埠酌加郵費

編輯者

太平洋書店

發行者

太平洋書店

印刷者

太平洋印刷公司

分售處

廣州大東書局

漢口東望圖書館

瓊州中華書局

上海三民公司
長沙泰東書局

版權所有

目次

附錄

(1-110)

黃昌穀講述中之中山先生北上與逝世後之詳情	一
中山先生逝世後中外各界之評論	三〇
汪精衛演說之孫大元帥北上入京之經過	一〇〇
戴季陶著之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	一〇八
孫鏡亞著之對於「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」之商榷	一六一
吳稚暉之我亦一講中山先生	二〇五

中山叢書（附錄）

黃昌穀講述之中山先生北上與逝世後

之詳情

大元帥因爲謀全國和平統一，在去年十一月十二日離開廣州北上。十七日上午到上海。因爲所坐的春陽丸走得不大平穩，又遇風浪，所以同行的人多是暈船。就是大元帥恐怕也是不大舒服。大元帥在春陽丸中，除了十三日初由香港上船的那一夜，曾經上過大餐廳，進晚餐一次以後，都沒有出臥室一步。都是在臥室中休息。十七日清晨到吳淞口，我看見大元帥的面容，就覺得不大好，顯現黑暗蒼老之象。一到吳淞口，上船來歡迎的人數，固然是不大多。大元帥接待也不大煩雜。但是另外有一位日本新聞記者，就上前報告說：『昨天上海字林西報有一篇短論文，大意是討論孫先生到滬居住問題的。因爲孫先生是現在廣州大

本營的大元帥。一舉一動。當然是負得有政治上的任務。在上海租界之內。完全是商務性質。負有政治任務的大元帥。到這箇完全屬於商務性質的地方來居住。是否相宜。似乎是一箇大問題。這是大家應該要研究的。……就這篇論文的命意。自然是挑撥上海各國人民的感情。來反對大元帥在上海登岸久住。』大元帥聆了這箇報告之後。便正色對那位日本新聞記者說。『現在上海雖然是租界。但是根本上還是中國的領土。我是中國的主人。寄居上海的那些外國人都是客人。主人在自己的領土之內。要做甚麼行動。當然可以做甚麼行動。他們客人決計是不能干涉的。……』說了這些話之後。感情上似乎有一些不大愉快。又經過船上那幾日的勞動。所以一到上海之後。所照的像片。便極表現蒼老的样子。照兄弟觀察起來。大元帥歷年在肝上的勞病。當那天初抵上海的時候。恐怕就要發現。不過到了上海以後。調養得宜。所以還能殼抵抗。所以十八日以後還能殼見北京天津各界所派來歡迎的代表。並且調查往天津的船期。在十九日開了一箇茶話會。招待上海新聞記者。在本國宣佈政見。說明這次北上的主張是開國民會議。來解決國內人民生計問題。和廢除不平等條約這

兩件大事。及十九日下午，知道了由上海直往天津，在兩箇禮拜以內，都沒有船位，而北方歡迎的代表，又是催促很急，所以同時又調查遼道日本到天津的船期。那日晚間，知道了在十日之內，由上海遼道日本，可有船到達天津，便立時決定由上海遼道日本往天津的路程。大元帥的意思，以爲到日本之後，還可以借候船的機會，在日本去宣傳對於時局之主張。同時也可以會晤日本的舊朋友，和徵求日本國民對於廢除不平等條約這箇主張，究竟是一種甚麼意見，和一種甚麼態度。我們由上海起程的那一日，是十一月二十一日，所坐的船是上海丸。那隻船走得還平穩，風浪也不很大。大元帥沒有甚麼辛苦。所以二十三日一到長崎，精神也是很好。就對那些來歡迎的日本新聞記者和政學各界，說明這次遼道日本的原因，和這次往北京對於中國政治的主張。又對中國在長崎的留學生演說中國留學生應該要提倡國民會議，來解決中國的內亂，和廢除不平等條約。兩次講話，大約有一點多鐘。我們這次到長崎，因爲船沒有泊碼頭，大元帥沒有上岸。上船來歡迎的中國和日本人士，不見得很多。大概祇有三四百人。不過那些人都是日本極有智識的階級。他們一上船來，便可見他們的

態度都是很熱心又很誠心誠意的樣子。當晚由長崎開船。二十四日下午就到了神戶。離碼頭還有很遠的時候。我們便遙見站在碼頭上來歡迎的中日人士。像堆積成山一樣。及近碼頭。聽見學生的鼓樂之聲喧天。真是熱鬧得很。估計當時歡迎的人數。總有四五千人以上。大元帥就在上海丸中。接見那些來歡迎的歐美日本和中國諸重要人員。一接見之後。神戶附近各市區像東京大阪的新聞記者。便組織了一箇臨時團體。那箇臨時組織的團體。總有一二百人。要在船上請大元帥宣佈對於中國時局的政見。大元帥答復的意思。大概和在長崎所講的話。沒有大分別。不過有許多新聞記者。像東京朝日新聞的中國部長那種人們。更用極誠懇的態度發言。來請教大元帥對於要能廢除中外不平等的條約。是用一種甚麼具體的方法。他們的理由。以為那些條約都是有歷史上權利關係的根據。如果要外國馬上就拋棄在中國的權利。廢除那些條約。在事實上恐怕不容易辦到。因為這箇理由。所以就和大元帥詳細討論。大元帥的答話。是說那些不平等的條約。固然是有歷史上權利關係的根據。但是那些條約的根本原理。就太不公平。而且現在不廢除那些條約。將來中國國民覺悟了。

知道太不公平。一定是很恨外國人的。到了中國人發生恨外國人的心理。在消極一方面。便可以抗制外國人。不買外國的進口貨。不用外國的紙幣。外國人因此失了中國國民的感情。在商務一方面。損失是很大的。至於利用那些不平等條約。在中國雖然是可以收關稅。得賠款。和強借外債。但是所得到的利益還是很小的。兩利相權取其重。兩害相權取其輕。現在那些條約之所以不能廢除的道理。就是由於在外國的主張公道的那般國民。不知道這種利害輕重的關係和條約中之所以不公平的道理。假若他們真是知道了這種道理。我們中國用極公平的理由。和他們政府同國民交涉。一定是可以廢除的。大元帥對那一團日本新聞記者講完話之後。還有許多英美新聞記者。也來要求宣佈政見。大元帥因為他所反對的根本道理。就是在帝國主義。所以使不情願和他們講話了。就離開上海。搬到東方旅館了。到了旅館之後。大元帥又接見了幾位來賓。大概都是很熟的老朋友。當日所講的話不太多。也不情願多見客。祇是注意日本全國的輿論。對於他在長崎所發的政見。是一些甚麼批評。加以就索閱本日的各種新聞紙。知道了各報的記載。都是歡迎的態度。善意的批評。使極大示

愉快。毫不現旅行疲倦的樣子。二十五日起。在神戶候船。一共有五箇日期。除二十八日下午。在神戶高等女子學校公開講演『大亞洲主義』及二十八日晚。在東方旅館之各團體歡迎宴會上演說『日本國民應幫助中國廢除不平等的條約』以外。其餘從朝至暮。都是用極誠懇的態度和言語。向日本各界人上。單獨的說明處於現在各種民族競爭之際。中國同日本非親善不可。想要中國同日本能親善。日本國民就應該首先提倡幫助中國。廢除不平等條約的那些道理。經過了在神戶五日公開演講。和箇人談話之後。日本全國的輿論。對於大元帥的主張。可以說是一致的歡迎。和一致的贊成。大元帥得到了這種結果。精神上自然更覺得愉快。就容貌上觀察。不但是沒有病象。並見得更現精神。所以十一月三十日由神戶起程。坐北嶺丸向天津出發的那一天。早晨送行的人數。也總有四五千。大元帥還在船頭上和他們箇箇人講話。十二月一日清晨便在船上修改昌穀所記的在日本各地之演說詞。及船抵門司以後。除接見各普通新聞記者以外。還同一箇日本舊朋友。講許多閒話。因為那箇朋友是一箇帶兵的武官。並且駐紮過西比利亞的。稍為知道一點俄國情形。大元帥便

過細向他探聽俄國的近況。船行還是很平穩。祇有十二月二日、三日。船渡黑水洋的時候。就遇到很大的風浪。船身搖動很小。不過兩千多噸。所以我們同行的人們。除了戴季陶君以外。多是暈船得了不得的。都不能覈進飲食。當時大元帥雖然是不大暈船。但是也就像有一點疲倦的樣子。並且由上海遠過日本往天津沿途都沒有帶廚子。那十幾日之間。總是喫日本飯。味道既不適口。滋養成分又不多。所以渡過黑水洋之後。三日早晨。我一到餐廳。偶見大元帥。使注意到他的面上顏色不大好。我當時請問大元帥說。『先生今天覺得舒服嗎。不暈船嗎。』大元帥諭曰。『我覺得很舒服呀。』我在當時。還以為是暫時受風波勞動的結果。還以為不大要緊。及四日晨。就到了天津的大沽口。氣候更覺得寒冷了。就有幾位同志。乘小船來報告各方的情況。大元帥還在餐廳中接見那些同志。有極長時間的談話。他面上的氣色。還是和頭日一樣。毫沒有變好。是日正午。就到了天津碼頭。在碼頭附近歡迎的民衆。總有一兩萬人。大元帥站在船頭上和那些同志揭帽相見。站立的時間。是很久。當時氣候更是非常的寒冷。及下船抵天津張園以後。我在張園

內使頭神到大元帥見客攝影。面上表現的顏色，更是不好了。到過午餐以後，大元帥還鼓起勇氣，到河北曹家花園拜訪張作霖。在大元帥的始意，不過是答謝張作霖的歡迎，稍為說幾句客氣話，就可以回來。那知道張作霖一見面，便打開話箱了。侃侃而談，連接的不斷。一談就談了兩點多鐘。大元帥是下午三點多鐘去的，回到張園，已經是五點多鐘了。由張園往返河北曹家花園，沿途經過的時間，總要半點多鐘。大家知道大元帥在這幾年以來，都是很怕冷的。就是在廣東過冬天，房內也要燒火，也要房內的溫度在華氏七十幾度以上。在近幾年中的，總沒有受過大寒冷的。這次初到天津，已經是受過了大風波的勞動，毫沒有休息。又由張園往返河北，經過這樣久的寒冷氣候，自然是難受。所以由河北回到張園之先，沿途便覺得不大舒服。一到張園之後，身體就是發冷發熱，生出感冒來了。肝上也覺得有痛苦了。病症的來勢，似乎很猛烈。所以大元帥一定要休息。一方面辭卻晚間的歡迎宴會，一方面更請一位德國醫生，叫做霍德德來診視。其實大元帥的病症，除了感冒以外，肝上的本病，也是同時大發了。不但感冒，而且大元帥的病症，也是到肝病，以為

祇是臨時感冒，服藥休息，過二十四小時就可以痊癒的。那晚起，經過了二十四小時的休息之後，再經過幾箇二十四小時的休息，總是不過大概有了十多日的調養，胃病確是好了。肝病已緩和下來了。到十二月十八日，北京政府派兩箇代表來歡迎大元帥。從速晉京。他們到大元帥牀前，報告北京的近況。忽然談到外交問題。大元帥知道段祺瑞送了一封公文到各國公使，說是現在臨時執政府一定是尊重歷年條約的。請各國不要耽心罷。所以大元帥就動了感情，便聲色俱厲的對那兩箇代表說：『我在外面要廢除那些不平等條約。你們在北京偏偏的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條約。這是甚麼道理呢？你們要升官發財，怕那些外國人要尊重他們，爲甚麼還來歡迎我呢……』因爲大元帥動了這次感情，所以從這一天以後，肝病便更行爆發，全肝越腫越硬，而且越發增加痛苦。體溫雖然好像好人差不多，但是脈搏總是很強，有的時候每分鐘到一百二十以上。石密德醫生既沒有治法，而且在張園的起居設備，又不大完全，所以到十二月二十八日，便決定三十一日晉京療養。初到京是住北京飯店，請過了六七箇外國醫生來致察商議過，那些醫生都知道是

肝病。至於究竟是那一種肝病，都不敢斷定。便由大元帥指定一位德國醫生，叫做克利的來負責診治。克利每日都要到北京飯店去診視一兩次。有的時候也請俄國醫生去供參攷。凡是治肝病的藥方，都試驗過了，都是沒有效驗。在一月二十日以前，病況雖然沒有進步，但是體溫升降還不大。差不多都是一律的。所以他的神思還是極清楚。精神還是極好。每日雖然遵照醫生的囑咐，不見客不講話，但是有時還是用腦力。思想應付時局的辦法。譬如當時最大的時局問題，就是本黨是否加入善後會議。因為善後會議不久就要開會。所以本黨是否加入的態度，應該要趕早決定。為這箇問題，有許多人和大元帥研究過。總是主張加入的多。後來大元帥看見執政府的措置，一天不如一天。全國稍為自愛的分子，都是表示不加入。所表示加入的不是軍閥土匪，就是官僚和主張帝制的復辟黨。大家知道後來做善後會議的議長，不是趙爾巽嗎？他是甚麼人呢？大家稍為想想他箇人的歷史。他在滿清政府，不是東三省的總督前清的大臣嗎？他在民國初年，不是幫袁世凱的忙，變成為洪憲的功臣嗎？這還不足為奇。最奇的是在最近幾箇月中，管理精室善後委員會，檢查舊壘中的機要文件，查

得趙爾巽在這十幾年中，每月對於宣統皇帝，都上得有奏摺，一直到宣統三年九月止。宣統皇帝出了宮，才不看見他的奏摺了。他在每次的奏摺中，上款自然是寫甚麼「皇帝陛下」，「恭摺仰祈聖鑒事」那些話，是不待說了。至於下款總是恭恭敬敬的寫著「臣趙爾巽」或「奴才趙爾巽」幾箇字。至於其中說的是甚麼話，不必研究，自然可以知道了。像去年九月還向清室稱臣或奴才的人，這是不是主張帝制的復辟黨呢？這是不是清朝的遺民呢？以清室的遺民，怎麼樣可以做民國議會的議長呢？段琪瑞這次上臺破題兒的第一箇會議，偏偏就要借重那一種人，偏偏還要把他貢到高高在上，我們不問段琪瑞的居心是怎麼樣，祇研究他這箇善後會議，究竟是一種甚麼性質的會議，像用趙爾巽做議長的會議，是不是要把民國改成帝國主義的會議呢？像含得有這種主義的會議，本黨怎麼樣可以去加入呢？所以大元帥便決計表示不加入。大元帥一面表示不加入善後會議，一面還是計畫開國民會議，求和平統一的辦法。他見到中國之所以不能開成國民會議，來和平統一，就是由於軍隊太多，軍閥作梗，所以要和平統一，根本上還是要裁兵，要裁兵就要有錢，所以大元帥便在那箇時

候。想出了一箇籌錢的辦法。他在沒有想到這箇辦法之先。見到了中國現在之所以沒有錢。就是由於每年所還的外債太多。如果要是十年不還外債。把十年所還的外債。展期到十年以後。中國和平統一了才還。那麼在這十年之中。便可以籌得一大批錢。這批錢的總數。要在十二萬萬以上。用這十二萬萬錢來化兵爲工。不愁軍士沒有餉。不愁將官沒有俸。到了將官軍士都能發得錢。一定是不反對這種計畫的。一定是很贊成這種計畫的。至於他這種緩還外債的主張。毫不損失國家權利。對於國家權利。祇有有益無損。全國國民更當然是一致贊成的。到了全國軍隊和民衆都贊成了他的主張。他就有權同外國人交涉。不愁外國人不贊成。而且用這種錢來化兵爲工。和平統一。在中國的人民得以安居樂業。商業得以興盛。到了那箇時候。外國在中國的商業。決不致受像現在這一樣的影響。他們的商業。就可以大發達。就可以得大利益。他們都是外國很聰明的人。一想到了這地。自然也是樂得贊成的。到了中外都贊成他的主張。他就可以實行化兵爲工。和平統一。來開國民會議。解決其餘的各問題。大元帥在北京飯店。已經是想好了這種種計畫。祇要等到身體一好。說可以次第推行。那裏

知道從一月二十日以後，體溫的升降，更是很大的時候。升到攝氏四十一度多，有的時候降到二十七度。時升時降。前後日的差數，都是很大。到二十四五那兩日，大元帥簡直不能進飲食。一食就要作嘔。似乎是很辛苦的。體溫既是很高，脈搏也是很多。各國醫生都主張搬到醫院去。施用手術療治，以救此危急之症。二十六日上午，經過了醫生家屬和各同志的協商，復請求得大元帥的允許，便於是日下午三時，搬到協和醫院。一到醫院之後，或者是由於沿途振動的關係，體溫脈搏，更是加高。面貌與眼珠，時時刻刻改變，越變越黃。各醫生斷定病症，到了很緊急的時候，非即刻施行手術不可。所以當時請得大元帥和家屬的同意，於是日下午六時半施行解剖手術。各醫生於解剖之後，用肉眼觀察，就知道全肝已經是堅硬如木，完全是肝癌，成了無法可治之症。便一面取肝上之三極微部分作試驗品，一面洗淨肝臟，用綁帶縫上。當晚德美醫生在協和醫院用顯微鏡試驗所取出之品，究屬何症。另外有一位俄國醫生，向幾位重要同志報告大元帥之病況。那位俄國醫生，沒有負診療的責任，祇是本黨特別聘請來觀察大元帥的病症的。他當解剖的時候，也是臨場出解剖場以後，對幾位重要同

志祕密報告說：『孫先生病症的起源，遠因在十年以上，近因也有兩三年之久。這種病的發生，是一種寄生的微生物，初長於腸中，再播於肺，以及於肝，到了肝上，變成癌症。那麼在外國新科學上療治之術，就算是山窮水盡了。至於此微生物之來源有兩種，一種是由於花柳病而生，一種是由於居住熱帶地方飲食呼吸而生，但是試驗孫先生的血液，毫不表現有花柳毒之痕迹，可見是由於居住熱帶地方飲食呼吸而來，沒有疑義。孫先生經過今日解剖之後，各醫生用肉眼觀察，大概都說是肝癌，究竟是否的確，現在正用顯微鏡致察中，如果真是肝癌，便極少挽救的方法了。』那位俄國醫生報告完了之後，聆的各位同志，沒有一箇不是很悲傷的了。到二十七日上午，由於顯微鏡所致察的證明，都斷定大元帥的病症，是肝癌了。西醫已經宣佈是九百九十分的絕望了。在最近科學中有用雷療治之試驗，這種試驗也沒有甚麼把握，祇算是千分之一的希望罷了。但是用雷療治，必須等到解剖傷口痊愈，病人身體稍為復原以後，才可以試驗。所以從一月二十七日以後，我們一綫的希望，就是想解剖傷口速愈，再用雷療治。到了二月初日，傷口痊愈，完全是滿足了我們的希望。大元帥以後，就分